

李宗吾
张默生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李宗吾

传

插图本

名人名传丛书

李宗吾传

李宗吾 张默生 著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宗吾传/李宗吾, 张默生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4. 6
(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/恣恣主编)

ISBN 7-80130-792-5/K·224

I. 李… II. ①李…②张… III. 李宗吾-传记 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4275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http: //www. tjpress. com

http: //www. tuanjiechs. com

E-mail: unitypub@263. net.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(毫米) 1/32

印张: 13.625

字数: 270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版次: 2004 年 6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4 年 6 月 (北京)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30-792-5/K·224

定价: 26.80 元 (平)

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厚黑教主自传 | 李宗吾著 (1) |
| 一、迂老自述 | (3) |
| 二、我的思想统系 | (37) |
| 厚黑教主传 | 张默生著 (95) |
| 一、厚黑教主别传(代序) | (97) |
| 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 | (98) |
| 二、厚黑教主正传 | (147) |
| 第一章 教主的家世 | (148) |
| 第二章 “迂夫子”和“老好人” | (154) |
| 第三章 思想开始要飞翔 | (164) |
| 第四章 不知其人视其友 | (174) |
| 第五章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| (180) |
| 第六章 “去官吟”与“厚黑学” | (195) |
| 第七章 心理与力学 | (216) |
| 第八章 吊打校长的奇案 | (237) |

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九章 | “只要打不死，又来！” | (264) |
| 第十章 | 一次试验，一种计划 | (287) |
| 第十一章 | 另有怀抱 | (298) |
| 第十二章 | 厚黑学变质了！ | (307) |
| 第十三章 | “返本线”的发明 | (323) |
| 第十四章 | 和达尔文、克鲁泡特金开玩笑 | (342) |
| 第十五章 | 满腹经论 | (352) |
| 第十六章 | 也许不尽是纸上谈兵吧？ | (366) |
| 第十七章 | 华族至上，想入非非 | (384) |
| 第十八章 | 盖棺尚待论定 | (396) |
| 三、厚黑教主外传（附录） | | (411) |

厚黑教主自传

HOUHEI JIAOZHU ZIZHUAN

李宗吾 著

一、迂老自述

我所引以为憾者：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，及人情物理，而进了学堂，老师初则只教背读，继则只讲八股，讲诗赋，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，只讲八股，像我父所说，“书即世事，世事即书”一类话，从未说过。“孺子入井”及“尧舜禹汤”这类问题，也从未讨论过。叫我看书，只看《四书备旨》及《四书味根录》这类庸俗不堪之书，其高者，不过叫我读四史，读古文而已。其他周秦诸子，及说文经解等等，提都未提过。迄今思之，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，不然我这厚黑教主，是当不成的。所谓“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”。



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，一般人呼我为教主，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。”所以许多人都教我写一篇“自传”，而我却不敢，何也？传者传也，谓其传诸当世，传诸后世也。传不传，听诸他人，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？你们的孔子，和吾家聃大公，俱是千古传人，而自己却述而不作。所以鄙人只写“自述”，而不写“自传”。众人既殷殷问我，我只得据实详述，即或人不问我，我也要絮絮叨叨，向他陈述，是之谓自述。

张君默生，屡与我通信，至今尚未识面，他叫我写“自传”，情词殷挚，我因写《迂老随笔》，把我之身世，夹杂写于其中，已经写了许多，寄交上海《宇宙风》登载。现在变更计划，关于我之身世者，写为《迂老自述》，关于厚黑学哲理者，写入《迂老随笔》。我之事迹，已见之《迂老随笔》及《厚黑丛话》者，此处则从略。

我生在偏僻地方，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，为学不得门径，东撞西撞，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，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，所以我之奇怪思想，渊源于师友者少，渊源于我父者多。

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，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，迁



夏禹像

李宗吾说他所进的学堂，不讨论“尧舜禹汤”一类问题。

广东嘉应州长乐县（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，嘉应直隶州，改名梅县）时，则南宋建炎二年也。广东一世祖敏公，二世祖上达公……十五世润唐公，于雍正三年乙己，挈家人蜀，住隆昌县萧家桥，时年六十一矣，是为入蜀始祖，公为儒医，卒时年八十二，葬萧家桥，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。

二世祖景华公，与其兄景荣，其弟景秀三人，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，迁居自流井，汇柴口，一对山，地名糖房湾。故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。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。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，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，东家即送与他。公自谓此地必发达，坟坝极宽，留供后人建筑，坟坝现为马路占去，余地仍不小。

三世祖正芸公，也以教书为业，生五子，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，长子和第五子之子，也是秀才。第三子名煊，字文成，是我高祖，一直传到我，才得了个秀才，满清皇帝，赏我一名举人，较之他房，实有逊色。煊公子孙繁衍，五世同堂，分家时，一百零二人，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，也算一时之盛，因为只知读书之故，家产一分再分，遂日趋贫困。

煊公长子永枋，为我曾祖。广东同乡人，在自井修一庙，曰南华宫，举永枋公为总首监修，公之弟永材，以善书名，庙成，碑文匾对，多出其手，光绪中毁于火，遗迹无存，先人著作，除族谱上有诗文数首外，其他一无所有。距汇柴口数里，有一小溪，曰会溪桥，碑上序文及会溪桥三个大字，为永材公所书，书法赵松云，见者皆称佳妙，所可考者，惟此而已。



自井世家，以豆芽湾陈家为第一，进士翰林，蝉联不绝，我家先人，多在其家教书，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。我父幼年曾从永材公读。

自井号称王李两大姓，有双牌坊李家，三多寨李家……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，而以双牌坊、三多寨两家为最盛。民国元年，族弟静修，在商场突飞猛进，大家都惊了，说道：“这个李静修，是从哪里来的？”陈学渊说道：“这是一对山李家，当其发达时，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。”二十八年，我从成都归家，重修族谱。先人遗事，一无所知，欲就学渊访之，不料已死，询之陈举才，云：但闻有李子侄，衣冠济济，也来扫墓，其墓在润唐公墓之下。我辈围观之，星三指谓其子侄曰：“此某某老师之祖坝也。”旋问族中长辈曰：“某老师是你何人？某老师是你何人？其后嗣如何？”长辈一一答之，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，才殷殷若是。今已多年，对答之语，全不记忆，其所谓某老师者，除永材公外，不知尚有何人，先人遗事湮没，可胜叹哉！

永枋公在汇柴口开染房，族亲子弟，衣冠不整者，酒醉者，将及店门，必庄摄其容乃敢过，公见之，亦惟温语慰问，从未以疾言遽色加人。公最善排难解纷，我父述其遗事颇多。年七十，易簧时，命家人捧水进巾，自浴其面，帽微不正，手自整之，乃凭几而卒。我父为永枋公之孙，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，夜间，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。我父常常举以教我，我读书能稍知奋勉，立身行己，尚无大过者，皆从此种训话而来。我父常曰：“教子婴孩，教妇初来。”又曰：

“教子者，以身教，不以言教。”诚名言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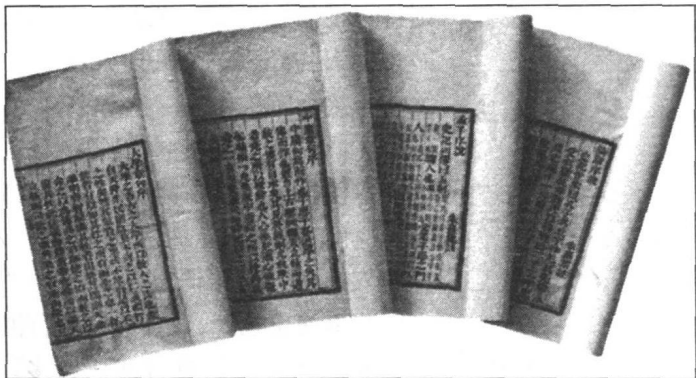
我家族谱字辈，是“唐景正文永，山高世瀑长”。“文”字辈皆单名火旁，而以“文”字作号名。我是“世”字辈。我祖父乐山公，务农，种小菜卖。暇时则贩油烛，或草鞋，沿街卖之。公身魁梧，性朴实，上街担粪，人与说话，立而谈，担在肩上，不放下，黠者故与久谈，则左肩换右肩，右肩换左肩。公夜膳后即睡，家人就寝时即起，不复睡。熟睡时，百呼不醒，如呼盗至，则梦中惊起，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，毕，则持一棍往守菜圃，其地在汇柴口，蒲家坝大路之侧，贼窃他人物经过，公见即奔逐之，贼畏甚，恒绕道避之。年终，割肉十斤，腌作新年之用。公自持刀修割边角，命祖母往摘萝卜做汤，嘱曰：“大者留以出售，小者留俟长成，须一窝双生，而又破裂不中售者。”祖母寻遍圃中，不得一枚。及汤熟，公自持瓢，盛入碗，复倾入锅中，祖母询之，则曰：“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，苦不能遍也。”数日即病卒，祖母割腌肉一方献灵前，见之即大泣，自言汗比肉多。我祖父以世家子，而穷困如是，勤苦如是，其死也，祖母深痛之，取所用扁担藏之，曰：“后世子孙如昌达，当裹以红绫，悬之正堂梁上。”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。祖母姓曾，固高山寨（距一对山数里）富家女，其父以一对山李氏，为诗礼之家，故许字焉，归公后，挑水担粪，劳苦过贫家女，每归宁，见猫犬剩余之饭，辄思己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，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：“先人一食之艰，至于如此，后世子孙，毋忘也。”不肖今日，安居坐食，无所事事，愧负先人多矣！



乐山公生我父一人，父名高仁，字静安，先祖没后，即归家务农，偕我母工作，勤苦一如先祖。家渐裕，购置田地，满四十岁，得病，延余姓医生诊之。余与我家有瓜葛亲，握脉惊曰：“李老表，你怎么得下此病？此为劳瘁过度所致，赶紧把家务放下，当如死了一般，安心静养，否则非死不可。”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，一事不管。我父生二女，长女示出阁死，次女年十余，专门侍疾，静养三年，病愈，六十九岁，乃卒。

父养病时，寻些《三国演义》，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，看毕无书，家有四书的讲书，也寻来看，我父胞叔韞山公学问很好，一日见父问曰：“你在家做些什么？”答曰：“看四书的讲书。”韞山公大奖之，我父很高兴，益加研究。

我弟兄七八，我行六，三哥早卒，成立者六房，父命之曰：“六谦堂。”除我外，弟兄皆务农，惟七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，有点商业性质。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，光绪乙亥年八月，满四十。我生于己卯年正月，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，故我天性好读书。世称：苏老泉，二十七岁，发愤读书。苏老泉



四书

四书是儒家经典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合称。



苏轼像

李宗吾自比苏东坡之弟苏子由。

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，仁宗明道二年乙亥，满二十七岁。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，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，他弟兄二人，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。苏老泉二十七岁，发愤读书，生出两位文豪；我父四十岁，发愤读书，生出一位教主，岂非奇事？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，俱是乙亥年，我生于己卯，与子由同，事也巧合。东坡才气纵横，文章豪迈，子由则人甚沉静，为文谈泊汪洋，好黄老之学，所注《老子解》，推古今杰作。大约老泉发愤读书，初时奋发踔厉，后则入理渐深，渐归沉静，故东坡子由二人，禀赋不同。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，故我性沉静，喜读老子，颇类子由。惜我生于农家，无名师指点，为学不得门径，以是有愧子由耳。

我父病愈时，近邻有一业，欲卖与我父，索价甚昂。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，故意说无钱买，彼此勾心斗角，邻人声言，欲控之官，说我父当买不买，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，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。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，买时又生种种纠葛。我七弟生于辛己年正月廿五日，正是我父同邻人勾心斗角时代生的，世本



为人，精干机警，我家父母死，哥嫂死，丧事俱他一手所办。常对我说道：“我无事，坐起，就打瞌睡，有事办，则精神百倍，这几年，好在家中死几个人，有事办，不然这日子难得过。”此虽戏言，其性情已可概见，据此看来，古人所谓胎教，真是不错，请科学家研究一下。

我自有关知识以来，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，不甚做工，惟偶尔扯甘蔗叶，或种葫豆时盖灰，做这类工作而已。工人做工，他携着叶烟竿，或火龙，挟着书，坐在田地边，时而同工人谈天，时而看书，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，手中整日拿着一本书。每夜我父在堂屋内，同家人聚谈，我常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，放在桌上看书，或倚神龛而看。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，也不喊我看，也不喊我不看，惟呼我为“迂夫子”而已。我之喜看书，不是想求上进，也不是想读书明理，只觉得手中有书，心中才舒服，成为一种嗜好。我看书是不择书的，无论圣经贤传，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，我都一例视之，拿在手中看。我有此嗜书之天性，假令有明师益友，指示门径，而家中又藏有书籍，我之成就，岂如今日？言念及此，惟浩叹而已。

我父每晨，必巡行田垌一次，常说：“田塍，土边，某处有一缺口，有一小石，我都清清楚楚的。”又说：“我睡在家中，工人山上做工情形，我都知道。”我出外归来，常问我：“工人做至何处？”我实未留心看，依稀仿佛对之，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。

我虽生长农家，却未做农，只有放学归来，叫我牵牛喂水，抱草喂牛，种葫豆时，叫我停学在家，帮

着丢葫豆，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，碾米碾糠，我亦携书而往。我考得秀才时，照例宴客，佃户王三友，当众笑我道：“而今当老爷了（乡间见秀才即呼老爷），如果再拿着书，在牛屁股后面走，我们要不依你的，老爷们哪有跟着牛屁股走，我们干甚么？”但是我碾米碾糠时，还是携书而往。

我父所看之著，只得三本：（一）《圣谕广训》（此书是乾隆所著，颁行天下，童生进场考试，要默写，名为默写，实则照书誊），后附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。这是我父养病时，请徐老师誊的，字甚工楷。（二）《别心要览》，我查其卷数，是全部中之第三本。中载古人名言，分修身、治家、贻谋、涉世、宽厚、言语、勤俭、风化、息讼九项，我父呼之为格言书。（三）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，后附遗嘱（是椒山赴义前一夕，书以训子者，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）。此外还有一本《三字经注解》，但不堪看。椒山奏折及遗嘱亦少有看，所常常不离者，则在前两种，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。我细加研究，始知我父读书，注重实用。三字经注解，及椒山奏折，只可供谈助，椒山遗嘱虽好，但说得太具体，一览无余，不如前两种之意味深长。我父常常读之，大约是把当作座右铭。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，十五日去世，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。

最奇者，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，他读的《圣谕广训》，及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，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，其他三书，俱是白本，我父未圈点一句。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，就连墨笔画的圈



圈，都未见过一个。我们弟兄六人，随时都有人在侧，无论写甚么，他都喊儿子动笔，我看他吃饭捏筷子，手指很僵硬，且有点发颤，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。

我父常说，唐翼修著有《人生必读书》。我考试到叙府，买得此书，送在他面前，他也不看，还是喊我拿《圣谕广训》和格言书来。揣其心理，大约是谓，只此二书已够用了，其他皆是赘瘤。

我父常常说道：“你的书读穿皮了，书是拿来应用的，‘书即世事，世事即书。’你读成‘书还书，我还我’去了。”我受过此种庭训，故无事时，即把书与世事，两相印证，因而著出《厚黑学》与《心理与力学》等书，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，其实不然。我等于赵括谈兵，与人发生交涉，无不受其愚弄，依然是“书还书，我还我”。

我父又说：“书读那么多做甚？每一书中，自己觉得那一章好，即把他死死记下，其余不合我心的，可以不看。”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，只得三本，而三本中，还有许多地方，绝未寓目。常听他曼声念道：“人子不知孝父母，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？”（《圣谕广训》中语）“贫贱生勤俭，勤俭生富贵，富贵生骄奢，骄奢生淫佚，淫佚生贫贱，”（《剌心要览》中语）“应箕、应尾，你两个……”（椒山遗嘱中语，应箕、应尾，是椒山之子）我父常常喊我近前，讲与我听，我当了秀才，还是要讲与我听，我听之津津有味。我此次归来，将《剌心要览》寻出细读，真是句句名言，我生平做事，处处与之违反，以致潦倒终身，后悔莫及。